



有一天，他正坐在门楼底下吃午饭，去林婆婆家做衣服的朱永久老婆因为着急赶路，不小心努出了一个短促的响屁，天赐的头突然就歪到一边，放下碗迫上去，在朱永久老婆的胖屁股上一边插上了一根筷子，疼得朱永久老婆跳起来，嗷嗷直叫。身体发福之后，她从来没有跳过这么高。

有一天，福小在教他做数学题(受惊吓之后天赐不再上学，为了治好病再去学校不被落下，福小每天负责辅导他功课)，坐着的木头椅子腿折了，这咔嚓一声也惊动了天赐。他挥起手中的三角尺，用那个三十度的锐角划破了福小的胳膊。划完一下还要划第二下，被福小抓住手腕，幸亏景倚子来得及时，否则福小还真不一定能制得住他。受了刺激的天赐力气会在突然间成倍地往上涨。

有一天，秦奶奶给他熬好药，把滚烫的泥瓦罐放在灶台上去取碗。天赐自己不小心碰掉了瓦罐，摔到灶前的砖头地上，咣啷碎了，

他们沾沾自喜，“提调大人要出巡了，她在入冬前总是不得安歇。听说有两个兵营内讧，惊动了大人。上个月小青手金春将军的人劫了官军金库，这批金子就要运到大城池。朱砂滚子万东将军移防，靠近金春。传说大公病了。”

舒莞屏听到最后，说：“大公不过是风寒小恙。”两位“通嘴子”缄口。舒莞屏最关心的还是东部战事。传言渡海新军心生悔惧，正准备撤回关外。如此一来，那位获救的年轻革命党人正可大展宏图。可惜关于那个人的音信全无，传来的只是那支义军的消息：历经周折终得翻越昆崙，北进西击，正准备干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，夺取登州。“听说南方总首通电嘉奖义军；南方革命党人又一次发动起义，江南江北遥相呼应，势头甚是猛烈。”年轻“通嘴子”一片神往。

憋儿从廊前走过，见到出门的舒莞屏，叫了一声“大人”，随即转向那片疏林。舒莞屏独自走了一会儿，不见憋儿转来，就回到了小屋。屋内燃起烛火，茶炉正炽，案上有摆好的杯盏。角门开着，憋儿站在那儿。“大人。”舒莞屏示意他坐，将另一只杯子注满。憋儿伸手端茶，竟落在案几上。“大人，那边，就是河东，有消息了。几天前，也就是第六天正午，猗猗胆将军把那个人，还有两位副都统，押到了大沙河。”

舒莞屏的杯子跌落地上，碎成几片。

二

一连两天，瘦削青年一直想敲开舒莞屏的门，未果。角门是冷大人自由往来的通道，可连接一条短廊，去往几个房间。这个角门通常是不会闭锁的。外面笃笃敲击，小门仍旧闭合。敲门的一定是冷霖渡或他身边的人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小棉玉的马就在了外面了。她

汤药泼了一地。天赐的眉毛忽地站直了，弯腰抓起瓦罐把手，将破裂后的瓦罐碴口挥向闻声赶来的奶奶，矮小的奶奶左脸当时就开了一道血口子，然后一屁股坐到热气腾腾的汤药上。这道伤口留下的疤痕到老太太死，一直都在。多年后的一个深夜，天降暴雨，为了漏雨的教堂里的木头十字架不被淋湿，她用雨衣裹着十字架往家扛，死在蓝麻子豆腐坊门前的阴沟里，雨水泡胀了她的脸，那道伤疤看上去和当初的血口子一样大。

显而易见，如果天赐受了惊吓就跳起来，大大小小的“有一天”必须无限地排下去。四条街都知道秦家出了颗定时炸弹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。谁也不能保证这世界永远安静得如在后半夜，所以只能有意无意地躲着天赐走，经过他家的门楼时都要瞻前顾后，确定一切正常才敢快步经过；还得像猫一样放轻脚步，免得惊动天赐那根谁也没法安抚的狂暴神经。

当秦福小在辽阔的陌生城市间游走时想起这些，当她坐在北京晚上八九点钟的电梯里历数这样的过去，算不算回忆和乡愁？在过去，她觉得不算，因为她是多么不愿意想起这些——回忆和乡愁是自愿的，而她是被迫，回忆叫生命和时光的东西所迫，回忆和乡愁只是生命与时光经过漫长累积导致的副产品，如同垃圾。

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在忙碌的间歇，在睡着之前和醒来之后，在混沌与清醒之间，在脚放进热水中和面包塞进嘴里时，她还会被迫想到更多事情。

景倚子。这个被花街人称为景倚子的男人叫景钢，被叫多了，他自己在填写各种表格和签收邮件与汇款单时，必须拍拍脑门才能

想起来自己的名字是景钢。他是秦福小和景天赐的父亲，山东济宁人。山东人说话倚，口音重，舌头总是着急往后拽，南方人喜欢称他们是倚子。年轻时，景倚子住在济宁城里的大油篓巷，1973 年他和打绳街上的一个叫罗多的小伙子打架，被逼得差点掉进运河之前，抓起河边的一块老砖头就抡过去，罗多被拍得直直地躺倒在河边。景倚子吓坏了，跳进河里往最近的一条货船上游。船老大伸手把他拖上船，让他湿淋淋地站在写着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”和“毛主席万岁”的货箱前同意，答应在船上白干一年活儿他就带他走，否则送他去公安局。景倚子答应了，一泡尿混在河水里顺着裤腿流下来。他的确干满了一年的活儿。

一年结束时，船老大多在半路被以“革命”和“专政”的名义打死了，执行者是另一艘船上他的几个临清老乡，理由很简单，“我以毛主席的名义枪毙你！”没有枪，他们用的是铁棍，往后脑勺打。他们说 he 私下里“大搞资本主义”。其实就是每次跑船时，两头捎点私货，这边卖给那边，那边再卖给这边，赚点小钱。这样也会被人看不顺眼，打死拉倒。因为是“以毛主席的名义”，所以他们不怕景倚子泄密，他们跟他说，要么跟他们继续干，要么滚蛋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景倚子胆小，觉得还是拍屁股走人保险。他在离出事最近的一个码头下了船，进了花街。

这地方他熟，每次经过都要到石码头上采办给养，打打牙祭，偶尔也会揭哪个女人贴在门楼底下的红纸条。这一天他坐在蓝麻子的豆腐坊里，吃老豆腐就烧饼，吃着吃着眼泪汪汪，因为吃饱了以后他不知道去哪儿，现在已经差不多饱

了。买豆腐的秦环看见了。

秦环。这一年秦环五十六岁，两年后，福小出生，她成了奶奶。事实上，几乎花街上所有的孩子都叫她奶奶；叫的时候加上姓，秦奶奶。易长安，初平阳，铜钱，到花街来玩的杨杰和吕冬，都叫她秦奶奶。时间久了，大人们也跟着孩子一起叫，易培卿两口子，初医生两口子，也习惯了叫她秦奶奶。这一天，五十六岁的秦环觉得这个两眼泪的小伙子眼熟，就问他大白天的哭什么。景倚子顾不上难为情，说自己没了下家，船老大被人“专政”了。为什么不回老家？济宁是个好地方啊。有家难归，年轻气盛，拿砖头拍人了。家里还有谁？父母？老婆孩子？父母跟哥哥姐姐们过，不必操心，现在光杆儿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

“花街怎么样？”秦环问。
“好。”
“想留吗？”
“想。”
“倒插门也行？”
景倚子眨巴眨巴眼，吧唧两下嘴，还真没考虑这问题。有点突然。

“先想想。到运河旅社里住一晚，”秦环端起一斤二两的热豆腐往外走，“明天早上我还来买豆腐。”

第二天一早秦环真来了。景倚子红着一双兔子眼在吃豆腐脑加烧饼油条。这一夜他想得辛苦，躺下了起来，起来后又睡下，把一枚硬币翻来覆去地扔，正面反面，反面正面，天亮时突然想到，我还没见过那姑娘呢。这才睡上了一个囫圄觉。秦环买了豆腐脑在他旁边坐下。景倚子说：

“姨，我能见见人吗？”
秦环说：“你这声音可真传。”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98）



在冷大人那里待了一会儿，然后耐心地叩击廊门：“总教习大人，是我。”

无声无息。小棉玉仍旧没有离去。一个钟头过去，她再次叩击。门内响起微弱的回应：“提调大人。”“是我，公子。”廊门打开一道缝隙。小棉玉将放在门边的食盒提起，推门进入。她摸黑点上烛台，又从食盒中取出汤羹。舒莞屏谢绝了。小棉玉说：“公子呼气都是焦糊的。”舒莞屏没说什么，倚在榻上。她发出哀叹：“竟是这个结局！问过国师和大公才知道，快马牒令是绝无偏差的。”

舒莞屏坐直，双目直视：“大公亲口所言？”

“正是，总教习大人。”

舒莞屏再次倚到榻上：“如果没有记错，上次‘五微子’刑前大公也亲口说过，要‘刀下留人’。冷大人更是言之凿凿。一切皆如从前。我与革命党人彻夜长谈，深知其诚其真。事已至此，自感罪孽深重，万死不足以赎罪！”

“公子！你至洁至纯！可你遇到的那个人是谁？一个‘铁嘴’！我一直未能说出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：那人既能凭一副口舌颠倒三军，蛊惑一人又有何难！公子且不可轻信于他！公子啊，大公和国师才是至诚的！”

她面色赤红，双眼睁圆，高高的胸部起伏不已，一张脸离得越来越近，让他一睁眼就能看到这张面庞上参起的细密绒毛。他猛地坐

起，直视她的眼睛：“我只问一句，是谁于大战之前瓦解新军？又是谁亏心丧义暗通旗营？”小棉玉身体后仰，张大嘴巴，紧紧攥起的一双拳头颤颤端在胸前，又猛地垂到身侧：“公子啊！那全是无耻挑拨！咱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刀枪拼来、血肉换来，是一条条苦命一颗颗人头兑来的！公子这番话只对我说罢了，因为我是真心护怜你的人！这些话如果说与府上大人，他们会气个透心凉的！要知道你是他们的眼中栋梁啊！公子快快醒悟吧，切不可自伤，更不能受人蒙骗！府上牒令必是误在路上，或被那些杀红了眼的将军撒在一边，这难道有什么稀奇吗？”

舒莞屏觉得空空的腹部被连连绞拧，疼痛难忍。她再次捧上汤钵，他一手挡过，说：“提调来往于将军大营，自然知道谁是杀人如麻的恶魔。”

小棉玉退开几步，隐在了阴影里。她站在那里发问：“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是杀人如麻的，公子以为如何？”

“那要看为谁所用！”

“正是！将军好比冷酷杀器，可他们正为府上大人所用！公子啊，那些将军的悍厉不需多言，可是大公给他们戴上了嚼链！我想告诉公子的是，世上凡事都相生相克，以大公的仁心和肚量，能容忍更能体察宽恕！也请公子相信大公的话，凡作恶者必遭果报，这世上终究不会有一个例外！”

面对这番大言强辩，舒莞屏脑海中倏然闪过一幕：训场上小棉玉声泪俱下，众兵士齐声呼应。啊，对面这个小人儿，那时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筒。他明白了，时下与之强辩争锋不仅徒劳，而且无益。他强忍痛楚和愤怒，努力镇定自己。沉默良久，舒莞屏站了起来，低声谢过提调，说道：“事情既已过去，就让我自己慢慢平复吧。大人请回。”

小棉玉并未移步，说：“公子用过汤羹方可。”舒莞屏只好饮下。两个护卫等在门外，他们待小棉玉跃上马背，一同策马离去。

舒莞屏在门前目送，站了很久时间。从旁转出几个人，中间一人停下步子，其余几个随即走开。“总教习大人，夜色甚好，我们走一会儿可好？”是冷霖渡。北风徐徐吹拂，掺杂些微腥气。月亮有淡淡的晕圈。天空呈黛青色，无一丝云气。“我对星象术虽有敬意，只不得入门。这或许是最深奥的学问了。沸旱蝗灾，战事，宫闱权变，星象师都可预言。”冷霖渡叹道。舒莞屏原以为他会言及河东那场惨烈，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大人，这个秋天总算太平。”“但愿如此。小麻烦倒也难免。”冷霖渡咂嘴，看看他：“公子有些虚羸，积劳日久，需大药堂细细调理才好。”舒莞屏摇头：“在下所得惠顾太多，作为实在太少，唯有愧疚。只想将这部著述译毕，请大人多加指教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○陈彦（连载 52）

县局领导一把摁住他说：“别激动，老何，咱们再找找政策依据吧！”

外面的孝歌已唱到三国的《诸葛亮吊孝》了：

……

哪料想贤弟你不能长寿，
实可叹志未酬一命罢休。
贤弟死不报丧所因何由？
难道说人不在情也不留？

韵白祭奠：

呜呼公瑾，不幸命殉。
将星陨落，三十六春。
壮志未酬，岂不痛心。
受我之音，魂必永宁。
哎——
诶——

29 谷雨

蒋存驴之死，谁也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开头几天还算平稳，双方谈判代表似乎也能坐在一起，就一些问题，找到共同点。可谈着谈着就崩了。

谈判是派出所和死者家属之间的事，安北斗主要负责接待应酬。南归雁也有指示：别引火烧身，那本来是派出所的事，不过出在北斗镇地盘上，我们帮着打理而已。不扩大事态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。尤其是“点亮工程”正在紧锣密鼓阶段，省市县来了那么多人，事闹大了影响太恶劣。

安北斗虽然对“点亮工程”十分不满，可作为干部，也不能不执行镇领导的决定。他是按照书记指示，掌握着处理后事原则的。他甚至感觉问题不大，叫驴他娘也不是个胡搅蛮缠的人。按地方风俗，遗体一般会放三到五天，只有老人才可放七到九天。如果五天能顺利下葬，也就万事大吉了。这中间，他甚至还抽空去了一趟卫生院，想跟杨艳梅好好谈谈。谁知去了才知道，人已借调到县医院了。难怪叫驴出事那晚她连面都没闪。这么大的事，都没商量一下，令他很是生气。他还跑到农技站找了一趟岳父。岳父倒没咋，丈母娘却直喊叫，让他别朝屋里走：“你才背过死人，浑身一股血腥味儿，何况还是叫驴那个祸害瘟，跑到屋里我们还住不住？”他就退出来了。看来背叫驴尸体的事，也是传得满镇街都是，连一些娃娃见了，都吓得直嫌腿脚短了尺寸地乱跑乱蹦。

他本来是想办完事就上县去找杨艳梅的，可叫驴的后事越处理越黏牙，尤其是他家拐弯抹角的表舅出面接手“谈判代表”后，形势急转直下，不是第五天埋人的事，而是看五十天后能不能下葬了。

这个表舅，安北斗平常都没见过，也不是北斗镇人。据说他们家好多年都没来往了，但方圆几十里出了黏牙事，一般都会找他出面打理，几乎是无往而不胜。表舅是在叫驴出事第三天，有人用小四轮拖拉机接来的。他姓蔡，亲戚都称蔡表舅，还有喊表舅爷、表舅公的。蔡表舅六十岁上下，戴一副黑洞洞的石头镜，灰白的头发，顺头皮乱趴着，没一点形状，脸看上去也很沧桑。总之，没有任何突出的行色，捏上锄把，那就是一个与北斗镇同龄人毫无差别的老农民。亲戚们甚至都对这个名气颇大的表舅有点失望，有人还悄悄**谗舌**(zá guǒ)：可不敢请来个只会吃菜的表舅。

蔡表舅到灵堂旁的家属客房安歇下后，先是外人一概不见，只听本家亲戚汇报情况。当他顺手抄起桌上写随礼单子的笔——那是一支只值几毛钱的披头散发的小学生用的毛笔，只捋了捋，拔掉几根杂毛，就如行云流水般地记下了谈话要点。亲戚里有懂毛笔字的，先吓一跳：这是颜体呀，写得跟《祭侄文稿》似的，记错的地方随意一圈一挽，就更是充满了只有亲人才有的心绪哀痛与悲凉。表舅好生了得！他老成持重，始终一言不发。看人也是从石头镜片的上方静默凝视，眼睛久久不眨，直到听明原委后，才略微颌颌首，再让别人接着讲。大概三四个时辰过去，表舅就似乎已成竹在胸了。一众的亲戚，也从黑洞洞的镜片后边，似乎看到了大势的两颗定盘星。

接待完本家亲戚，蔡表舅才跟派出所正式接触。副所长只谈了一会儿，出来就对县局来处理后续事的股长说：“这家伙可能有点麻烦。什么政策都懂，什么文件连文号都能背出来，要价很高，不好对付。”县局的人也不想深度卷入，他们只跟蒋存驴他娘谈，其余亲戚一概不见。事情只能轮到安北斗上了。他倒是有些跃跃欲试：是哪方神灵，弄得副所长都无言以对了。副所长跟何首魁刚好是一文一武的搭配，平常都是以能说会道见长啊！

(未完待续)